

書經集解

程建

卷	序記	號
六	一	澤賓

縣中
學校

8

173.8
197
Val 4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

有天下之號書凡二十二篇

泰誓上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

上篇未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

文有

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

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土而未傳於

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自

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

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

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

止

注疏

釋文序錄云漢宣

帝本始中河內女子

母泰誓工篇載之此

矣

△音釋云按周本太王所居地名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亦改國曰周

○旁通云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於太王大於文王成於武王故蔡氏載自文王言之耳

△疏云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

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千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

○釋文序錄云漢宣

帝本始中河內女子

母泰誓工篇載之此

矣

司馬法在箭之牛上
已見泰誓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不可信故
蔡氏不從之

五經傳之序

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春，荀孟春建上庚之月也。孟

△太全陳氏曰文王
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

而代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古註小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

而代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尚庚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以至人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邑。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生。以計其在

○疏云詩云貞節質成諸侯並附以爲
○旁通云疏云知此
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
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
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往
而九十三崩適滿十一年不得以十二年作
紀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
繼文王五年者爲其卒久矣業故也

獻成毛傳稱天子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唐虞受命之年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
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後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興亡
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
先君之元年弃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
日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旁訓云三代布丁

以爲禋，固不得辨而明也。或曰：鄭氏舊言

正朔，若又謂之正歲，月百王之不易者也。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非

寓祀數是爲孟春之正朔，若又謂之正歲，商用十二月則建丑，

月也。周用十一月則建子，月也。前此諸儒

別未朝故有紛紛之論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非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士詩言維暮之春亦

何求如何新命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命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已不得其義。則

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

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王曰：若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

欲其聽之審也。

○音釋云王者史臣追称程伯圭曰：易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称，生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曹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曹誠實無妄之謂也。

△孟子公孫弘篇云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若布四鱗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若夫人性聰明無待勉強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厚於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人後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所以

△音釋云孔傳云受
紂也音相亂馬氏云
文讀曰紂鄭氏云紂
帝乙之子帝乙愛而
欲立之號曰受德時
人轉稱爲紂陸氏遂

以立政篇受德爲紂
之字此非是立政
自以紂德與受德對
稱耳

△今商王受弗敬是時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慢
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
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政行暴虐罪入以族官入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子爾萬姓焚
多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歎未集酒彌充反陂班縻反剗空胡
色池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
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

子弟也古尚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
日月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割剗也
皇甫謐云剗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
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
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
太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立紂惡貫盈武王
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于凶盜乃曰吾在天
有命罔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

△音釋云黍稷曰粢
在器曰盛

政八百，商侯育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哲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故我小字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羈神祇之犧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佑助寵愛，大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

有罪之當罰，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違，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性億萬，則有義者勝，虔德，同則有德者勝，虔德同善惡也。度義，技曲直，也。

△音釋云：程伯主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丁十五人爲下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軍，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爲六師，故曰有臣二十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不寧矣。

○旁通云：韓纂引林氏，云：几，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虔德同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不寧矣。

△同云：韓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帝註，楚誥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政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答生十萬爲億，未德之說，百萬爲億，今見所本。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

△張道云唐孔氏曰
糾之惡如繩貫物其

貫通盈滿也。言糾積惡如此。天命誅之。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糾銹乎。志行於縱者與同罪也。

△子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

于家士以爾自安底天之罰

廟也。家也。人也。

△同云冢訓太社土神也故知冢主爲太
仕孫炎爾雅註云宜者宜求見福佑也

通志

于家士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庄致也。冢士大
上以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
予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
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
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
卑爲序此先吉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
下命之文至武王特稟文
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求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隣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人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求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戊午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
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
地在山西從事

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

比罪人淫酒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

相滅無寧顰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

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黧通黑而黃也。

微子所謂孽遜于荒是也。既成之臣所當親

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

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之。罰惡

各立朋黨相爲仇讐君上權命以相誅滅流

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
于上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聲香爲惡至
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

奉承大意曹桀不能順天流毒

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命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

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復厥

鑒惟不遠在彼夏正天其以予乂民以垂

△旁通云朱子曰喪失益去國也

○同云韓愈引胡氏

日按秦僕言伐商以伐訓我謂以兵伐爲兵之也疏云訓我爲兵是以兵誅紂也

是以兵誅紂也

朕襄于休祥我商必克

淫過剥落喪夫

古者去國者天命如答祖

良微子也謙輔比于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

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二句亦紂所首

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非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入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

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

△旁通云文母女王正妃是爲太姒邑姜武王后也

○諭誥泰伯篇有之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閼夭散宜生南宮括其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

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閼夭散宜生南宮括其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

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閼夭散宜生南宮括其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

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人事有必克之理。

今天視自我民聽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

△廣韻五卷唐陳州司馬孫愬著

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

意則我之我商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

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

湯東西而征西夷怨

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止用兵

止用兵

○孟子滕文王子書

一

△孟子梁惠王下篇

有之

○旁通云于湯有光此光字居成湯非武王尤光於成湯也故

蔡傳云湯之心爲益明白又云湯之心驗

之武而益顯武主爭伐所以有光於湯者

蓋言成湯入天下之

心經六百年其慙未解至武王而始得明

白如云在今日爲他發濟德之幽光耳非武主之奪辭也

○旁通云堯之大德

干湯有光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爲公明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已者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憮憇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求世勤勉止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約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慄惶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文不以異於此立定厥功以克求世也

秦誓下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太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一千五百人爲師帥帥皆中士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士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千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古者天子六軍太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十卿可見此日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旁通云堯常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之心之固有謂之顯道猶言明命也

△斬朝涉之脛割臍人之心作威殺罪人毒虎

四海崇信安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
ヨモノウミラカニシニシカニヤヒテ
カニシニシカニヤヒテ
カニシニシカニヤヒテ

卷之三

王校沐不穆宗廟不享。信高授淫巧以惊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致致奉于一人

恭行天罰。斬側略反痛音鋪。○斬所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歩水者。謂其胫耐寒。

卷之三

齊連云知正士爲箕子者經言因奴正土即箕子爲之奴也○同云古者天子於國之南郊祭圓丘之壇冬日正而祭天之之右爲壇以祭之

△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無辜
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
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事一人
恭行天罰斬側略反痛音鋪○斬所也孔氏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有七政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成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若遠也回邪也正上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竒技謂竒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王牢者是爲昊天上帝於郊故謂之郊社主神古天子諸侯於公宮同云瀋訓過瀋功過於巧者也

○音釋云姐已絀之哀公十四年子路死于鬢文身范甯註祝斷齒音與燬同也今纂傳乃云斷歿降是喪亡則是讀爲斷歿之斷而爲假音矣宜從孔傳爲是

輒墮巖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討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主之法。囚奴中正之上。輕憲。奉祀之禮。專意汚穢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忘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

洪惟作威乃汝也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彥キソク々ヨウ乃讌爾衆士其尚タカシマ

迪果毅以登乃辟力多有厚賞不迪方顙

孟子 梁惠王下篇

卷八

洪大也。猶天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失。徂一
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下夫。武王
人之言。謂之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
也。今獨夫史大作威虐。以殘害干爾百姓。是
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
去惡則務絕根本。丙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
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
令絕繼哉。女之世讐也。豈成也。殺敵爲

○殺敵爲果，致果爲
歎。見左傳宣公二年。

△嗚呼惟我文芳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之照臨其德之輝

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
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
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
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
於誓師之未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子。武惟朕不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
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
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音釋云朝歌村所
都邑今衛州衛縣西

牧
立

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之南也。武王軍於牧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之南也。武王軍於牧。惡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作。今人古文皆有。

△旁通云以丁月爲

辛卯朔太盡則二月

當三百朔而甲子在

初四

○同云蔡氏云玉無
自用鍼之理者以史
記言武主以革鍼斷
紺頭此事必非聖人
所爲而徒爲武王萬
世之累故特於此因
左狀之文直書曰王
無自用鍼之理以破
司馬遷之謬凡經無

其事乎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于杖黃鍼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鍼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鍼之理有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旅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逃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卿也武王是時尚

△旁通云周之軍制無事統千人者惟有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故古註以千夫長爲師帥周禮云百人爲卒卒長者上士蔡氏不善之者以曾祖爲天子之嗣恐不同耳然太軍三軍雖不同而卒與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爲伍則皆同也

爲諸侯政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太國三十卿下太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太史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主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髣微盧彭濮人羌驅羊反髣莫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髣微在巴蜀蘆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入古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入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後乃受約東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千福不稱爾于立爾矛予其誓千福不

△左傳文公十六年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蠻人率百濮聚於楚地將伐楚

△旁通云坐作廻遇

齊整之戰，不過

六步七步乃上而
法所以戒其轉進也

坐車而告作，作起也。
追車驟徒趨也。退鶻，
疏且郤也。

△不愆子曰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憲貳
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下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个七八

同云攻移擊刺之
法如車三發徒二

而齊此告之以功。殺擊刺之法所少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上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微此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罿。子商郊拂迓
人之西。九伐天子。桓胡官反貔頰膚

豹屬山貉國近薩云
馬本作獮禁牠

克奪。以利西士歸吉。左一反。○桓桓威武貌。貌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其威。

外五德九氣九以取
○順氣晉秦之源流

于商效也。逃逝也能奔來降者勿近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于商邑。車六百乘。馬五十六。

△楊子華集四十一
人荷而行不駕篤也

云王朝叔，自周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安也？黃公紹曰：叔，其輩也。謂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

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詰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二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之，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

中武成二字遂以

△音釋云孔疏云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見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平征伐商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

義云湖是死魄故

○旁通云異輔也

此由爲主，則明日

輔翼此日者故以明

卷之三

△旁通云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

○禮記註解以血塗

旁。元，襄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鬼，然後言。不
已。岱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神也。
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
池北鎬陂是也。

△音釋云孔疏云是年四月己丑朔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也朱子清庵詩傳云穀大而疾也○旁通云遇豆形削一二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百庚戌柴望天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
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
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也○此當在
百土受命于周之下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
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覲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天下弗服之下也

廿二日丁未朔

庚寅朔廿二日亥時

辛卯朔廿二日子時

壬辰朔廿二日丑時

癸巳朔廿二日寅時

△旁通云詩魯頌閟
官之辭朱子云翦斷
也太主自邠徙居岐
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是王遂始著益
有易商之漸矣

○音釋云九九年崩故經世書紀年云文主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
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爲西伯則至己巳歲纏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
爲西伯至崩凡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羑里之四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家我文考文王克厥勲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子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
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
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
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
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
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厥功大受天下
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
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
彰

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
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
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
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主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

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

主莘淵敷子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
遇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周迪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
名曰謂華兌謂河蓋自豐鎬往朝必

△左傳昭公二十九
年蔡墨曰土正曰后
土又曰共土氏有子
曰勾龍爲后土后土
爲社

○周禮詳云用事亦
用察事害行也

士人日共十九日
五善書曰去五日
立廟公二十日

華_葵河也。白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糾珍物害民，天
下通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數
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傳
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
退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
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
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有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
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

○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繫厥士女，惟其士女。
籩厥玄黃，昭我周主。天休震動，用附我太邑。

△音釋云。筐篚盛玄黃。說文云。筐，饋器。玄黃，色幣也。

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筐竹器。玄黃，色幣也。
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土女。十女
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主之
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太
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筐，厥之黃者，明我
周主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太邑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祚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
戎兵，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
說。其後武成取之。孟子盡心下篇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之。二十三策而已矣。七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

○音釋云比牛基在

衛州汲縣史記云武

王命閔大封比牛基

商之旅其會如林矣

于牧野

○太雅太明詩云殷

商之旅其會如林矣

于牧野

封比牛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檣

栗大賚子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先諫反

命勝商之命也

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

克之史臣謂之侯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

荀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

之盛然皆無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

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

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

德特効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用伐

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慾怒反戈相戮其酷

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

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

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

紂之虐政由商先主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

○旁通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闘殘殺

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著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不是武王殺紂乃是

紂之人自驟相殺

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間族居

里門也賚子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賾

窮賜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

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

表其間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

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旁通云列爵惟五

愚按比列於邦國之

爵也若朝廷之爵則

公孤卿大夫士亦五

等也分生惟王愚按

此亦領於那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

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位卑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

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

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任

五教君臣父子

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

諸侯

○同云愚教長幼則兄弟貴重者而遺朋

友當改正

○音釋云五貞之教

按舜典五典五品皇

陶謨周官君牙五典

蔡氏所釋並同而此

五教之目有兄弟而

關朋友何也言長幼

則該兄弟矣

婦子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俗

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

義信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

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勤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

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

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

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太

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

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鬼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
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懿

于牧野。同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我。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鳬。庶邦冢君。

暨百士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百庚戌。柴。太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主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太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威。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同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太祖。罪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性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

△旁通云劉氏原父
貢父王氏介甫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啟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太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鬼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乏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鬼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鬼之日諸侯百士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

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太邑周之下劉氏所謂佚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無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辭以示不敬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爻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徂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

日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

此本洪範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

嘗與箕子言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數今文古文皆有

△漢志前漢五行志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

△音釋云朝鮮史記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

水名漢志樂浪郡

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

有朝鮮縣註云武王

封箕子於此

○旁通云漢樂浪郡

故朝鮮國也周秦時

與中國絕武帝元封

三年始開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也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嚙下民相恤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驚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

其間也箕子稱舊邑爵者左歸自商未新封爵也謙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

△詩大雅蒸民之篇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也武王之間蓋曰天於寢寢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陘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數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哩音因汨音骨數音妃乃言者重其

類數敗錫賜也哩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

範九疇治天付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

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

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

乏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也

△音釋云數都故反

△詩大雅蒸民之篇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成卦大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載九履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則洛書之數也。

今音釋云初十朱子
天一下當讀下八句
終止後章一五行却
與此異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疇之

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地。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目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目農所以厚生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以五行為不言用無過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古註云金可以從入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

○新註云從者從所

之他而其堅剛之質

又可革而

革者又可革而

之他而其堅剛之質

矣自序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日也。水火

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下。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

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

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

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

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

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

而反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

不言。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旁通云潤下炎上。水火。地二生火。天三生下。地四生金。

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爲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爲性也。

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

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

性也。故不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

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

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睿俞

五事精之潤澤者爲言。五事精之發揚者爲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

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

又貌者精之榮也。故

愚皆人事也。故謂之

五事精之潤澤者爲言。五事精之發揚者爲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

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

又貌者精之榮也。故

爲木言者心之聲也。故爲火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

內虛而氣接於聲故

屬金聲之遠聞者莫

而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聰明

則聲暢耳虛則聽收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休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患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以思屬土也

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能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

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也

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

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

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

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

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

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

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事一物之接

△旁通云朱子皇極

辨曰洛書九數而五

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

訓皇極爲太極而諸

△旁通云朱子皇極

辨曰洛書九數而五

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

訓皇極爲太極而諸

儒皆知其亂。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未切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所以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

下言下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興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明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明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恊

△旁通云帝念哉之念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不忘當如孟子之念。事聞也。見大禹謨。○同云蹻斯受之之受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適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楊墨而飯儒者有可與爲善之機也。故飯斯受之。見孟子。

于極不在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上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歛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之

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道矣。

△旁通云此一節兼

言庶民又以勞獨爲庶民之至微者有善美之微者故以祿上章末高明爲有位者故以祿

之尊者故以冠下章

之首也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道矣。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無虐勞獨而畏高明勞獨庶民之至微皆半文人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革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答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

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

△堯通云此嘗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當與欲流未終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彝理爲訓惟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

○周禮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此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德爲之賓

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陥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主之道主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略。益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也。歸其極也。曾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忠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誅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乎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語辭

日起

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光者道

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書經卷四

△旁通云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爲政以德者出治之本也人君道全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遇而應之爾

康正直彊弗友剛克柔克沉潛剛克尚明柔克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者沉澀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因時制宜二德以用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

△旁通云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憲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人之意也

極者蓋如此

○同云禮始諸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庶福之外未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爲戒

○孔傳云五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旁通云頗苦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詔改爲陂事見郭忠恕佩韻

△旁通云頗苦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詔改爲陂事見郭忠恕佩韻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忒惕德反○頗不平也僻不公

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上筮人乃命上筮

稽考也

則上筮以老之龜曰上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上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上兆也雨者

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瞬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士。

左傳僖公十五年云秦伯伐晋，徙戍

箒之其卦遇蠱蠱卦

巽下艮上說卦云巽

爲風艮爲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聖語云公于寇惄之甲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註章句內日貞外日悔震在

巽爲貞在豫卦每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

悔皆有利

曰貞白悔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

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十五回用一衍忒

凡七十兩霽蒙驛克

蒙驛克也占一貞悔也衍推忒

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上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上

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上有玉兆

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

非三上

兆二日尾兆三日原

兆三日易之法一日

連山一日歸藏三日

周易三法並上法有

丁人故三人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上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

兆三日易之法一日

連山一日歸藏三日

周易三法並上法有

丁人故三人也

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

△旁通云十五筮有六條第一是太同最吉

第二是君從第二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

違者爲次吉第五條次凶第六條最凶

皆人一從而龜筮不

違者爲次吉第五條

次凶第六條最凶

○禮記表記篇云上筮不相襲也古註云襲因也大事則小

事則筮

○左傳僖公四年云晉獻公欲驩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日從筮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

△旁通云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爲雨火陽盛故爲雷木陽釋故爲風金陰精故爲寒土冲氣故爲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一日水在事爲貌在微爲雨二月火在事爲視在微爲火四

日金在事爲聽在微爲寒五日土在事爲

惠在微爲風皆自然

之令也

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

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

違者永告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

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

謂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

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

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

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徵驗也廡豐茂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叙庶草凡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采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天之福衣佩之金珠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閔公三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之青華云蓋賤臣入

△旁通云十五筮有六條第一是太同最吉

第二是君從第二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

違者爲次吉第五條次凶第六條最凶

皆人一從而龜筮不

違者爲次吉第五條

次凶第六條最凶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閔公三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之青華云蓋賤臣入

△旁通云十五筮有六條第一是太同最吉

第二是君從第二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

違者爲次吉第五條次凶第六條最凶

皆人一從而龜筮不

違者爲次吉第五條

次凶第六條最凶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閔公三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之青華云蓋賤臣入

孤矣歎曰危。冬殺
金寒，秋雖胡可待也。
師古曰：金行在酉，是謂之寒。

△音釋云澆即到反水淹也

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吾不_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矣。也極無過也。
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也。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科本末正合之。

△日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陽若曰哲時

煥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名徵曰狂
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失則咎，各以類應之。

古文書。自非晉主所作。當是西漢人。更補朴篤。其後又有人。增改其文。大抵皆然。而東北人。中之。無其里傳。且見。陳王火照天。尾則燭。名。燭。東北人。里。也。以。八萬天火。去。建。金。

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其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謬。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兩陽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于歲之利害有係于月之利害有係于三十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侈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無者。雨暘燠寒風不失也。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應也。

△日朔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陽燠寒

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月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氏之麗乎

△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及星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入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畢星名義蓋取此

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

于牽牛則爲冬至

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

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

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

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

比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下者庶

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

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

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

其所以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土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

則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

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

△旁道云董氏曰自

爲可見耳

從星惟月

初一日五行至厥用

六轂萬之本爻九疇之經百二五行至

篇終箕子叙論九疇

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然

範可得而讀矣未抵

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

也六七八九皆權變

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玉皇孫一疇

則守常制變之生與天爲徒爲民之制者

也

△同云福有五而極

有六者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周禮註云東方日

夷南方日蠻四八周

是也

△周禮註云旅葬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太保諱萬里與教小兒相以

表自後世言之豈非所宜言不竟君父授五峯胡氏皇王太紀以旅葬爲成王時書之

篇中用訓于王之語必非正武王也人但見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爲武王之書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崩遠圖未朝正在成

王時如肅慎越裳皆是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諾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

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

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一二三四皆經常之

疇法天以治乎人者

也六七八九皆權變

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玉皇孫一疇

則守常制變之生與天爲徒爲民之制者

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

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

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

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

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同云福有五而極

有六者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同云旅葬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太保諱萬里與教小兒相以

表自後世言之豈非所宜言不竟君父授五峯胡氏皇王太紀以旅葬爲成王時書之

篇中用訓于王之語必非正武王也人但見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爲武王之書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崩遠圖未朝正在成

王時如肅慎越裳皆是也

△周禮註云旅葬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太保諱萬里與教小兒相以

表自後世言之豈非所宜言不竟君父授五峯胡氏皇王太紀以旅葬爲成王時書之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崩遠圖未朝正在成

王時如肅慎越裳皆是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厤貢厥黎

太保乃作旅葬用訓于王葬牛刀反之九夷

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

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高四尺曰擎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蹠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蹠階而從之則葬能曉解

云二日未盡二日

九日未盡八日癸亥七日東晉八日癸亥九日未盡九日未盡八日癸亥

巡云二日未盡二日

庚子三日焦作四日
政踵五日祭胸六日
擣耳七日狗軒八日
旁春

○蠻夷戎狄所獻見
汲冢周書王會篇

△正義云玄纁綿紵
供服也橘柚葛荔供
食也羽毛蘚草瑞現
德鳥供器用也

人意猛而善搏入者異於常矣。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異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
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衣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
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

△音經云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事見國語此昭德之致也分魯以夏后氏之璜晉賈美玉
名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正分寶玉也

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
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
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

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
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
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
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
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
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

形役乃歟乃禽

而已

卷四

三十五

△音釋云。狎侮君子。

而已。

卷四

三十五

詳狎侮小人亦玩人之事不富獨言君子事

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

卷四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

卷四

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

卷四

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卷四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卷四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卷四

△史記云。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取自是荒服者不至。

卷四

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皆凡三節至所

卷四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田上行終累太德

卷四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

卷四

字最有意味。一軒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入尺。曰仞細行一簣指憂繫而言也。

卷四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

卷四

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

卷四

原荀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

卷四

販，千里而其價益貴
文帝時大尉大職而

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急之哉。

販，千里而其價益貴
文帝時大尉大職而

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急之哉。

又而知其無辭也。故
與之而人吾耳。不更
不可以呼。而不皆大
失矣。是曰聖人

金縢 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
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易，搖
故請命三十主。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
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
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
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之。○唐
孔氏曰：發墓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
神之事也。史乃冊祝書至屏壁與珪。記
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

卷之三

金縢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
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
故請命三十主，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
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
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故
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之。唐
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
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
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
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旣喪已卜，
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元商之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
有和之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卜而和同以聽。上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
愚謂古者國有大誠土而和同以聽
文成王因風雷之書以卜者是也。

△音釋云欲乞約反

△周公曰未可以

此地俗尚非蓋因草書而變也

而憂我先生

△公乃自以爲功爲二壇

同壇爲壇於南方

△旁通云墓土封土也除地平地也

○震漢之詩既卒既盡恤也

○周禮冬官玉人云裸主尺有二寸有許

以祀廟瓊如盤其柄爲主也

○音釋云裸主見典瑞孔傳云置璧三主之坐周公秉裸主爲主也

王壇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
地曰壝三壇三主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
別爲三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奉
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旣卒周禮裸圭以祀
先主周公卻二公之上而自以爲功者蓋
季公不過于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
切危國之至忠誠懸懸於祖父之前如卜文
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
又二公穆上則必擣於宗廟用朝廷上坐之
禮如此則上下宣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
於宗廟而特焉於壇壝以自福也

△史册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遭厲虐疾若爾

△音釋云詐經意謂武王既爲葬祭繼子之不子則佑護之者其責在三主帝于天者謂三王之靈在于天也與下文字孫于下地語意相應武主於太王王季爲元孫於文王爲不子周公對之主互称之又與下文定禩子孫語意相應

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遭遇厲虐虐暴也不子元子也且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主是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箕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苟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於是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主不可墜天之寶命之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死

死其親之意以
見公之達孝也。

卷之三

2

△音釋云箭與鑰而
則今鎖也問禮管鑰

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鑽形如管籥空中以之鍵故或名籥

△齊通云薛氏曰休也

興詩爾，升爾筮，休無咎。占之，同，周禮。

人云凡占君占休太
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然豈以詩之語
明卜者兆休亦可通
上下言之

本記謂兆蹶也

△宋公通云林氏曰讀周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穆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翼日乃瘳

故謂之金勝，則以致其固也。金不可勝，勝無取於金。凡傳云：「藏之以全而禁之，因之義殊未安也。」

東都二年齊楚侯王
太子申生殺晉假立
三國公真子罕蘇武
趙王簡正東三羊十
王芳

音釋云武王既喪我葬世紀年武王已
已歲即位至十三年
辛巳克商壬午有疾

乃上三龜一習上

鑰通。上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
人所卜之龜也。謂重也。謂三龜之兆
一同開籥見上兆之書乃於是告。

公爵王其臣

永終是圖茲攸俟此

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丁人武王也。言三主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主，不言新命于上，謂天以視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王亦安之。

武王之死者周公之赤心也王與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
至金謂鎖也即所謂籥也王鄭註云縢束也詩緹縢註云緹繩也縢
冊祝冊也匱藏十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
翼日公歸之明白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
周家藏十筮書之物每十則以告神之辭書
於冊既上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十皆如
此故前周公乃上三龜一吉啓籥篇見書者
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上啓金縢
者亦啓此匱也蓋十筮之物先王不敢穀故
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
祝爲後來自解詩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聃武王弟周公是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虞也。

而穆文三年乙酉冬

十一月崩，年九十三

成王方十三歲

○旁通聲字錄云武

王克商七年而崩子

成主誦立成王年十

三周公爲冢宰攝行

天子事攝兄則武王

克商二年病時成王

健不知七事

至此十二歲而即位

聞流言周公居東二

年則成王已十五歲

所謂五尺童子也故

林嘉子冲子自成王

直治至周公復辟時

凡七年而成王二十

歲所謂不夭之孤也

△音釋云姬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詩傳鳴鶲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

蓋謂周公身在安危之寄雖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詩疏云流謂水流作園言周人傳之如水之流然

也。公豈自爲身計哉。
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興亡持事機曰言意

△旁通詩疏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覈王之察已是說避君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

東都史傳更無其事

△旁通程子曰鳴鶲

謂爲惡者予喻官蔡室喻王室

○同云讓責也呂氏

日王欽誅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

根本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主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

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

是

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

是

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

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

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主言我

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是

也

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主言我

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斯拔邦人太恐。王與太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郭反

周易傳文

同云新貴此月旦

周易傳文

告祖于日祭慶

東方朔傳文

周易傳文

周易傳文

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子公徂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孰係于二十年之後則成主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十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十年也。

△三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卷四

四十一

△太全云如蔡黑當云我莫敢言耳詳文勿莫也

公命句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

工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

△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由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卷四

四十一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

親成王遂

△旁通云按陸氏釋文云斯蓋馬本作親道

啟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家

卷四

四十一

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字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卷之三

四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一公命邦人凡太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曰郊

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無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十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卷之三

四

△口子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

且南定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不利用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十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人叛王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歸周公。不言管叔若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彖占。王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主。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親。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諾。論。之。也。

△卷之三

四

△卷之三

四

△口子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且南定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不利用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十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人叛王東征以讨之。大誥天下书言武庚而歸周公。不言管叔若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彖占。王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主。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親。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义。與天命。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諾。論。之。也。

四

△音釋云朱子語錄

云書中弗弟字只如

孚讀言不見廟宇於

上天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太

○小雅節南山之詩云不景昊天亂靡有定

歛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
最多曰謀曰言曰巨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
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夫之弔言我不爲天所
殛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
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
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
太業弗能造明哲以道民於安康是人事
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音釋云賁彼義反用朱子語錄從王制公讀屬下皆

○同上音曰微子其聲與子胥同

立則共所云以寒也不見正滿其微子非
云宋華丘曰微子而△武昌宜公十四年

△旁通韻會云紹介

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龜是補靈能傳天意以示若凶故說則上之以龜天明道林氏曰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頤命曰有大難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主武王也
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主以其克殷而
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遣我大寶
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龜嘗即

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外繩，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鑑，則天之晦曉亦覲。

龜所畜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反此果蠹蠹然而動。其上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下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他典反疵才

△左傳宣公十四年云宋華元曰過我而不設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預云以我生其邊鄙是與亡國同○同云子產曰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註云楚欲以鄭為鄙也

△今春令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千枚寧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子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也。我周邦也。

△音釋云武鑑以鑑訓武雖本爾雅然謂枚安商邦而繼武主於丁句文義破碎不如孔傳云枚安武事或云鑑武謂武王猶稱考武王也

○左傳成公十二年，勾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十升吉。枚音弭。于

也謂今武庚春動之明。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十升龜而弁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十蓋上於武王崩之時。云朕十升告方。上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二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通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子小子考冀不

可征王害不違下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徵

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

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

不睦之故實兆禍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

我小辛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

違下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眷鰥寡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輶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印

△音釋云卽五剛反朱子語錄云卽我字沈存中謂秦語李首政謂之卽

△音釋注方澤八公傳疏本篇并大商既而辭宜主外今文並解釋不取上

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

無憂子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卽五剛反

據音秘

造爲卽我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自之事夫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授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那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義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功籍興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十用克綏受茲命今天

其相民安亦惟上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休

基上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下亦惟上用所謂朕慶協朕上襄于休祥是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皇而有天下也今天相佑斯民遵凶趨吉況亦惟上是用是上而先主下而小民莫不用上而我獨可廢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不基業其可違也

天明郎上文所謂絕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祐哉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夫樂此辭其考

未者云昔春商自出凡日外不有宜乎

日惜春日昔春順其道

○孟子梁惠王上論元

△音釋云呼去聲否
鄭玄注正同多難去聲流平聲

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卑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

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目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必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萃武王所

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主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然乎勤毖我

民若宥疾者。四國勤起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然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音釋云。荀注釋反爾雅註始草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昔者日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朱註云。昔者前日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若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蕡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敉寧主大命。昔前自子昔者之旨。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况肯爲。

△音釋云。鄭注析也。漢書。鄭注平註。鄭旦所次。食養。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薦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冀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冀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沃如治田之既蕡。今三監叛。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試。力之。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未詳。蘇氏曰。養斷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資。武主友以喻。四

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
四國毒害百姓而邢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
長其患而不救其死哉。此言民
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正義曰：周公既平定殷，又于下同。

△仲虺之謠篇云用

△仲虺之謠篇云用

△仲虺之謠篇云用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棄尔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難以誕
鄰胥戕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飲其奔
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來桀昏德
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
郭言昔武王之明太命於邦皆由明曾之士
亦惟亂臣十人。昭知天命及天祐武王之誠

○音釋云易裏益反下同

△音釋云易裏益反下同

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
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
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
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今昔互言貴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
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
恐未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天
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
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
不足以當之况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閼
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
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爲亂臣又
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

朕蔽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

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蔽乎我之所以終蔽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子曷其極上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下

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上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生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上言然其上原天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上之命下述得人往推寧主寧人不可不承之功近指成主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諱諱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懼惻切至不能自

△音釋云斷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智與去聲

已而反復終始乎上之下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興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旁通林氏曰不自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俗蓋周以實作之非歎正也吳氏曰

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曰武王下軍授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耶微

子已封之朱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宋對

至祀始封也

○論語八佾篇有之

葬廟王廟之禮也

夫外未足也又非

皆曰廟王不車

○音釋云臘音臘祭

肉也見左傳僖公

二十四年

△音臘者凡日不日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嘗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矣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焉大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太平廣大氣象于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則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有

後裔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天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則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有撫民以實除其邪虐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非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其則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

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

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

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

△音釋云抱祭器歸

謂事見史記然以此則父與微子篇傳不

確矣不依微子篇傳

△音釋云自豐壁

△旁通云自豐鎔言

之即宋在東宋國則

南之宋州唐之睢陽

歸德府屬河南有徵

子墓縣正縣名

郡宋升應天府今爲

歸德府屬河南有徵

△周禮典命云上公

九命爲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爲節司服云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如

王之服

○周頌振鹭篇云在

彼無惡在此無斁

○音釋云上公服命孔傳袒服命數孔疏云服謂改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然孔傳於康

誥明乃賛命但釋云所行之命反似昭直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平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

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斁音

數音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教廉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非

○林氏曰福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

僭無福謹其服命遵矣典常安有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太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

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入

○音釋云上公服命孔傳袒服命數孔疏云服謂改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然孔傳於康

誥明乃賛命但釋云所行之命反似昭直也

佾二正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未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

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止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

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音釋云康叔孔傳

云康折內國名叔封

寔也此以管蔡霍例

之也鄭玄以康爲諱

號按今世所傳汲冢

周書克殷篇云王入

殷在于社太牢之左

召公奭賛采師尚父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

按書序

以康誥爲衛侯今文古文皆有之

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

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爲

弟然旣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

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六而裕

寡，猶乃命召公擇某
子之因，命原公衛叔
出百姓之凶，原公衛叔
所引不同，采事也。布
玄史記周紀註，茲者
猶加之名，崇隱云，茲
云，作正音，取草也。言
茲舉，成器爾雅舞器。
云，蓐謂之茲，茲者蓐
席也。

○旁通云，武王年九
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
而崩，則克商時已八
十六歲，及至分封，則近
九十矣。

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
兄號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
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
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
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
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
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
即位於杜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賛采師，尚父
王叔旦，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
書大同，水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

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
二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
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土，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土，百官
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召氏，曰。斧
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冉
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
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子孟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

長也言爲諸侯以成王命諾康叔者非是

公以成王命諾康叔者非是

左氏曰明

△釋云左氏曰明德歸見成公二年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

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民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莫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不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威威顯民用脣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廬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

△太師謨云不啻無告不啻無告惟帝時克

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虧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邦漸以修治至蓋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此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已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爲邱。南爲鄘。東爲衛。意在鄆。爲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離然。不可致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主。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主。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通音聿。音述。此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益稷篇。云禹曰安止。云

○周易。太畜卦象辭。云天。山。中。太畜。君子以畜其德。予以多識前言往行。

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忘處心也。安汝止之意。詩知大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緝。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通文考。文欲敷。求商。先哲主。又不遠惟商者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主。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二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皆廟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音釋云。洞音通陸。又敕動反。衆姑還反。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蓋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父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

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

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汲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安人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音釋云。應去聲。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

△音翟云舞平聲治
去聲

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失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勸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乂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卜偃稱疾不田日周書有之乃大明則不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刑入殺人無或刑入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串成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入殺人之下又按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臬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

爾雅云門中槩爲臬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

△昔釋云準艮之義說文云臬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准的也爾雅云門中槩爲臬故兼取二義

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號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旁通東轍陳氏曰
與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矜定其囚之罪也
蔽要出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
也今世太辟囚已積罪後猶有審覆經年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十旬時不赦要囚要囚獄詞之要者也。限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數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

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罔弗憇盤庚云顛越不恭豎強慘惡也。

△正義曰顛越人謂不死而復

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己犯事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故

△王曰封元惡太愍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入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音釋云弔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穿言猶謂此得罪之人也作弔有絕

△孟子論上篇云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太愍即上大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若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太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膺瘳

△旁通新安陳氏曰案訓言爲法未覓所本愚按釋詁以貞彝

法則集解音訓常韻
註云告誥常法耳疏
引不率大戛蔡氏蓋
指此也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

憂訖黠反。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

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爲

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

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

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

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

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

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

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

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

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于哉

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

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
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
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
且不能用上帝矣亦何以
責其臣之瘼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
能

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
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
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无一人以悅懌
矣此言謹飭之效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而

△詩下武籠云王配
于京世德作永朱註云言其王能繼先
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
即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
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
嚴之虞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音釋云按蔡傳徂
繹今惟民不畜以下
蓋上四句元自作丁
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於下章再下章傳首有入言一章可見今補之
曰言不可不監視文主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允罰之際則袁亦
而不盡所謂以德行罰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向之惟

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
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
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至而未能止其心
明思天其殛罰哉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
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則在朕躬况
日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怨勿用非謀非彝
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珍此欲其不用罰而用
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詠非常之法惟
斷以是誠大成之之敏德用以安汝之

△音釋云無與母通

省汝之德遠汝之謹見少小迨及洋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音釋云建未詳按
梓林篇作爾雅訓幕爲今此章亦當從之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仪民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音釋云昔爲去聲下合而爲自爲固爲邦爲實爲自爲並如卒餘皆去聲稱平聲下並同應平聲折與齧同復音腹

王若曰酒誥

商受酬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之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之自王若曰明大命于殊邦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樂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三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誥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凡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

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後王書爲士而作，則首稱四國。

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郊，其旨爲

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

甚。但既謂東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

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

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内，則明大命

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

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

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

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

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二書，雖

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

△旁通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薛氏曰：妹古沫字水，名內水，名地。毛詩傳云

沫，衛邑也。

○詩、鄘風桑中篇云：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專爲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

穆散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

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

王世次爲親，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

○疏云：世本云：儀狄造酒，入于杜康造酒。

昭字又如何訓耶？穆之證非也。

○疏云：世本云：儀狄天降，人爲之，今言

天降，人爲之，亦天之所使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曰非酒惟行。

△旁通新安陳氏曰：

按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爲穆樹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穆見而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之證非也。

○疏云：世本云：儀狄

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

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諱諱以酒爲行。則商

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上去邦云。

天降，人爲之，亦天之所使也。

△旁通新安陳氏曰

天降益與天降歲當

則此酒之初意本

爲祭祀乃天之降益

之降歲也酒一而已

用以祀者亦天

德變邦者亦此酒也

亦此酒也

合不處之子人祭

卦非酒也

△宋真宗晏殊集卷之二

行喪邦故言事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

雨箕子言受習酒亦

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

民之喪德君之喪

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事

△周易卷之二

九五往見豕

勿

往見豕

勿

往見豕

勿

往見豕

勿

往見豕

勿

往見豕

皆當釋爲專一之義

此而蔡初妄譏甚矣

學不可不博

△廣通鑑初王氏曰
肇訓敏未可曉愚按
釋言云肇敏也郭云
肇產事生蔡氏正據
此而蔡初妄譏甚矣
學不可不博

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
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目生爲子孫者亦
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
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紩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毋厥父

○音程云純大純字
代角官久屬下句
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
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
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奉養其父父母喜慶
然後可盥洗致用酒況以政其潔誠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既豐則汝可以自酒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
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
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
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謂

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音釋

云羞養榮氏

前書上訓養後羞字

訓羞均言克羞而異

不可也按羞亦訓

屬月禮所謂席羞也

克羞者惟君謂能以

席羞奉羞老供羞上

也性語助辭與羞貢

惟休同克羞饋祀謂

能以席羞饋祀鬼神

也或云庶民無享君

能以席羞饋祀

之卒章則古亦或有

乏况鄙邑鄉遂之長

於庶民亦有席羞之

義矣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聽天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

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庶土之臣也伯

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生

惟自若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

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

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

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

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

用

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

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毋慶則可飲酒克羞

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

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迫而民從者此也羞養羞者饋祀皆因其

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則成

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徂往也輔佐文王生白之邦君御事

命

小也言文王涉酒之教其大如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ウト辞云相去聲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乃曰

其敢崇欽

殷先哲主湯也迪畏者告東叔也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東叔也

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久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上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日其

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有卒

庶尹惟亞惟服宗士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音釋云辟必益反

祇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服宗士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惟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忘正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升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固賴

△左釋云易裏益反
決音益

子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滅儀民罔不遺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喪死事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禩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受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盡迄反狠下

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于

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喜在商邑雖成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革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入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哉其可

不夫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監音鑒下同

△六書釋云無與毋通

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知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失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旁通林氏曰康叔爲諸侯長

△子惟曰汝勤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音釋云太典八法八則八柄並見周禮春官主封圻周禮封人爲畿封註云畿上云立封於疆以爲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爲九畿註云畿猶限也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勘丘八反圻與畿同○勘丘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酒于酒也比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方者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方者

太司馬制畿封國註云立封於疆以爲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爲九畿註云畿猶限也

△孟子萬章下篇云繢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

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入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征則予予他我臣德則予事我者也莫也亦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未與之友而不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士。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不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二卿者。若圻父追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矣。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使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勤毖之義剛果用方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

得也

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况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失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太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白天聚暝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後世不知其謠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遇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毋庸殺。

之姑惟教之。殷受尊迪爲惡之諸臣百士雖姦惡者無庸殺。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之享言殷諸臣百士不忘教辭而言享。上享下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慈勿棄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士之類。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士之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史記註云：漢律三十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故喝脯得食聚飲食酒誅群飲之執其頸七歟。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

之用。而篇中又有梓材二字。比棬田作

室。

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

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

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入。臣進戒之

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

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末保民者

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

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

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闊之中。文

既不全。而進戒憫簡有用。明德之語

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

之監。古銜反強上聲

△音釋云治平聲辟毗亦反比單履反別筆列反斷從玩反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鑒督監

之監古銜反強上聲

△音釋云卿大

△音釋云都家周禮

△音釋云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

大夫所爵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

○音釋云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地

○孟子離婁上篇云爲政不難。不專罪於巨室。巨室之所基。一國基之。一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王惟邦君。大太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卷四
孟子辨不齊野人

△旁通云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爲患者康叔於此不當追咎於既往而與之更新可也

△旁通云漢律宣傳以秋平敵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而無瘡痏者律謂良瘡師古曰疚音侈

○音釋云漢律宣傳以秋平敵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而無瘡痏者律謂良瘡師古曰疚音侈

△音釋云僕去聲無與每通茲句絕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狀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授冕之受東鄰陳氏日康叔孟侯故稱之爲監

○旁通云受剝也非辟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憇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愍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蓋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害人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敗人宥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狀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也此皆文多未詳

○旁通云集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三者皆因罪人所犯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貲給費給之皆當作資以貢資之也○漢律所謂痕也痕說文云殴傷也諸氏切

△旁見云敷廣也爾
雅云田丁歲曰苗郭
璞云江東呼初耕地

反草爲苗
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說文云壘仰塗也
穀梁傳註云茨謂茅蓋屋也

正義云體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

陳東齋云具相曰樸
致巧曰斷

青繩云梓林馬云

○音釋

△音釋云夾音協

上卷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
不享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秦誓曰支那
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主盡勤
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
效於下也后後主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
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

卷之二十一

△ 皇夫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也。及天旣付中國民及于其疆土于先生也。
△ 肆王准德用和憲先後迷民用憲先生受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惟其陳修爲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釋文：既主奇寄反曠屋郭
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
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塈采色之名敷
苗以育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
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既塗丹曠則望康叔
以成終云爾

△旁通新之陳氏曰

蔡氏訓肆爲今未安

愚按釋註云肆故今

也郭云肆既爲故又

爲今亦爲故故亦

爲今蔡氏正據此陳

氏未考耳

命，肆今也。德，月也。明德也。和，釋也。惟，之也。迷民，惑染也。忘之，民也。命，天

之，鬼也。受，天命者也。

△巴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

末保民

巴語辭監視也

此，人臣祈君求命

問，依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

簡避有巴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焉

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

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釐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述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

正遇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

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啟監以

下即非武王之語則未必然也

書經卷之四終

